# 学科史话

# 第一台听力计的问世

#### 冯勃、王荣光

听力计(audiometer)—词最早见于 1879 年呈递给伦敦皇家学会的一篇论文的脚注中,这篇论文的题目是"感应电流平衡和实验研究",作者是 David Edward Hughes,也就是说,Hughes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听力计。

#### 一. Huighes 的生平

David Edward Hughes 出生于 1831 年 5 月 16 日,一般认为 Hughes 的出生地是伦敦,也有人认为可能在威尔士,可以肯定的是,在 Hughes 出生之前,他的父亲是一位制靴人,就已经移居伦敦了。1837 年 Hughes 一家移民到美国的弗吉尼(Virginia)。Hughes 在肯塔基州的 St. Joseph 学院接受中等教育,在那里他成为一名优秀的钢琴家,18 岁时成为这所学校的音乐教授,后来又担任自然哲学教授。在此期间,Hughes 提出了罗马字母打印电报机的构想,1855 年取得专利权,次年美国电报公司采用了这项专利,1860 年在法国,遂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采用了Hughes 发明的电报机。由于他的成功,拿破仑三世授予他"古罗马军团荣誉骑士"(Chevalier of the Legion of Honour)的头衔,意大利、俄罗斯、土耳其、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等国家也相继授予 Hughes 荣誉称号。

尽管在国外享有崇高的声誉,但是,英国对这项发明却不予采纳。直到 1870 年,英国邮电局才作为与欧洲大陆联系的终端,不得不安装了这种电报机。对于 Hughes 来讲,这项发明使他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,他和他的美国妻子才能够于 1875 年在伦敦定居,并且可以终生从事实验工作,不必再为金钱困扰。尽管财力雄厚,但 Hughes 一家生活简朴,他的大部分实验工作都是用药盒、钉子、密封蜡和电线完成的,他应用的电池、电流计和电话都是在家中制做的。

1876 年 Alexander Graham Bell 发明了电话机(参见本刊 1994 年 18 卷第 6 期封 3),这一发明极大地激发了 Hughes 的创作灵感。1878 年,Hughes 发明了碳麦克风,同年开始从事传导线圈装置的研究,1879 年,Hughes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听力计。到 1879 年,Hughes 已是一位知名的发明家,拥有打印电报机和碳传声器两项专利,这两项专利为他带来了高额的专利权税。

此后, Hughes 重新回到对感应电流和磁场的工程方面的研究,对听力计未再表现出兴趣。由于 Hughes 在科学上的建树,1880年成为英国皇家协会会员,1885年被授予金质奖章。同样,在美国和欧洲大陆 Hughes 也享有盛誉。

1900年1月22日 Hughes 去世,参加葬礼的人中有美国大使,塞尔维亚、法国和希腊等国的代表。在他去世后的第五天,即1月22日,被安葬在伦敦 Highgate 公墓。

### 二. 初期听力计的构成以及 Richardson 对听力计的宣传

在皇家学会上交流的论文中,"听力计部分"只是 Hughes 论文的一小部分。应用这台仪器,Hughes 注意到他自己的听力随健康状态和气候而变化。在一处脚注中 Hughes 写道"我命名这台仪器为听力计"。Hughes 的听力计包括一大、一小两个初级线圈,这两个线圈被分开固定在一个标有 200 个刻度的木制圆杆上,木杆上有一个可以在两个初级线圈之间移动的次级线圈。初级电路由两个初级线圈、2~3 个 Leclanche 电池和一个 Hughes 麦克风组成。初级电路收集钟表的滴答声而在次级电路上产生电流,并在 Bell 电话中产生声音。由于两个初级线圈缠绕的方向相反而形成零点,故在电话上听不到声音。当次级线圈向较大的初级线圈移动时,电话中声音的强度逐渐增加,根据刻度杆上的刻度数来测定听觉敏度。

Hughes 邀请 Benjamin Ward Richardson 为他做听力计临床方面的评价。Richardson 和 Hughes 一样,也是一位痴迷的实验家,还是一位在医学的许多领域著述丰富的作家。Richardson 对听力计倾注了极大的热情,给予了高度评价。Richardson 撰写了听力计应用的论文,推荐下行法阈值记录技术,讨论了测试条件、患者的舒适度、无掩蔽噪声的重要性和实验方法学等方面的内容,他还做了一系列有趣的评论,如在右手为优势手的个体一般右耳听力更好一些、大气压力对听力有影响。

半规管与岩骨嵴的间距为 2~7mm,为避免损伤上半规管,必须牢记最小间距。另外,Bill's 嵴亦是分离前庭上神经与面神经的重要标志。作者强调安全的中颅窝入路需要术者对岩骨解剖有特别的了解,方能减小损伤面神经的迷路段、膝状神经节、耳蜗和迷路等结构的风险,本文研究提供的是这些重要结构之间相关的外科解剖及其变异性。 (彭勇新摘 纪维纲校) 370 听神经瘤术后小脑前下动脉末梢综合征[英]/Hegarty JL… // Otol & Neurotology.-2002,23(4).-560~571

报道了 12 例听神经瘤病人,在切除听神经瘤后出现持续小脑功能障碍,观察了这些患者术后 1 年小脑功能和行走的状态。每 1 例术后的 MRI 显示同侧的小脑脚异常,主要是小脑脚程度不同的梗死,作者按照小脑脚损伤病灶大小分类,局灶性脑损伤(<1cm)为仅累及 1/3 小脑脚者,弥漫性损伤(>2cm)则为累积整个小

脑脚。

小脑脚梗死的发生与肿物的大小有关(肿物直径介于2.0至5.5cm,平均3.8cm),术后长期的功能结果也因此不尽相同(>1年)。超过半数病人(6例)出现辨距不良(dysmetria),1年后有的得到改善,有的未得到改善;5例步态恢复至正常或手术前的水平;6例行走困难持续存在,其中2例是轻度的步态紊乱,3例需要经常使用拐杖,1例要依靠助行架,1例有轻微的运动乏力。

认为小脑脚损伤多数可能源自小脑前下动脉末梢 分支的中断。这些小的血管与肿瘤的包膜相连,供血至 肿物及脑实质。已经证明阻断小脑前下动脉的近端,会 出现脑桥严重的损伤,从而发生严重的神经损伤症状; 而局限的小脑前下动脉综合征的原因很可能是损伤了 该动脉末梢分支,而非静脉回流功能障碍或直接的手 术损伤所至。 (黄爱莲摘 刘 伟校)

## (上接封三)

他还倡导听力计在各种临床条件下的应用,如特殊职业健康的甄别,评价内科治疗的效果和估计植入人工鼓膜(当时由外科医生 Yearsley 和 Toynbee 开展)后的听力变化。在 Hughes 的文章发表后不久,Richardson 极富热情的论文就发表于皇家学会公报,并先后在一家大众医学杂志和美国转载,听力计在医学界的宣传应当归功于Richardson。

Richardson 同样兴趣广泛,除了医疗工作外,他还在麻醉学、公共卫生和医学历史等方面写有大量的著作,这些工作都分散了他对听力计的兴趣,Richardson晚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节欲运动方面。

### 三. 听力计的命运

Hughes 的听力计后来的命运如何呢? 自从 1879 年 Richardson 的文章发表以后,1879 年 12 月 30 日,Green 在美国波士顿医学学会上解释了听力计的用途。Green 认为,应用这一仪器测到的听力仅与它所产生的特定刺激有关,基本上与语言识别无关。1912 年,Hawksley 在英国将听力计投人商业化生产,称为 Hughes 听力计(Hughes' Sonometer),尽管生产和销售的数字不清楚,在 1883 年 Hawksley 的产品目录中有 Hughes 听力计,并保持到 1912 年的第七版,但是,在 1928 年的目录中消失了。Dalby 在 1885 年和 1893 年两次评论中写到:"要准确地测试和记录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听力变化,到目前为止,设计最完美的仪器是 Hughes 的听力计。

另一方面, Pritchard 在 1886 年给听力计下了一个狭窄的定义: 听力计是由麦克风、电话、两个线圈、一块电池和一个刻度尺组成的复杂排列, 用来指示听力。毫无疑问, 这两种仪器(Hughes 听力计和 Politzer's 测听计)构成了十分准确的听力测定, 但就实际应用而言, 手表(watch) 更为方便。1890 年 Gruber 在他的教科书中提到了听力计, 但对其机制的描述不准确。

1894 年 Hovell 在其教科书的听力测试部分也提到 Hughes 听力计,并描述了上升法的阈值测定技术,并指出这一技术有益于检测听力的变化,但与言语感觉阈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在其他同时代的英国耳鼻咽喉科教科书中(如McBride,1884;McNaughton,1887)没有提到 Hughes 听力计。1896~1919 年,美国人 Dench 在其各种版本的教科书中提到了 Urbantschitsch 测听计,其工作原理与 Hughes 听力计类似。听力计的发展经历过一个"断档"时期,二十世纪的前 30 年,在主要的耳科学教科书中都没有提到听力计,1931 年,Brown 等重新提起听力计,1932 年,Watkyn-Thomas 和 Yates 提到"现代"电子管听力计的测试。然而,到 1941 年,Simpson Hall 还对听力计抱有贬低的态度。

今天,在听力计广泛应用的年代,我们不应当忘记 David Edward Hughes 和 Beniamin Ward Richardson 等在听力计研制和推广方面的功绩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1 Stoney P et al. J Otolaryngol, 1991; 20:144
- 2 Stephens SDG. J Laryngol Otol, 1979; 93:1~6